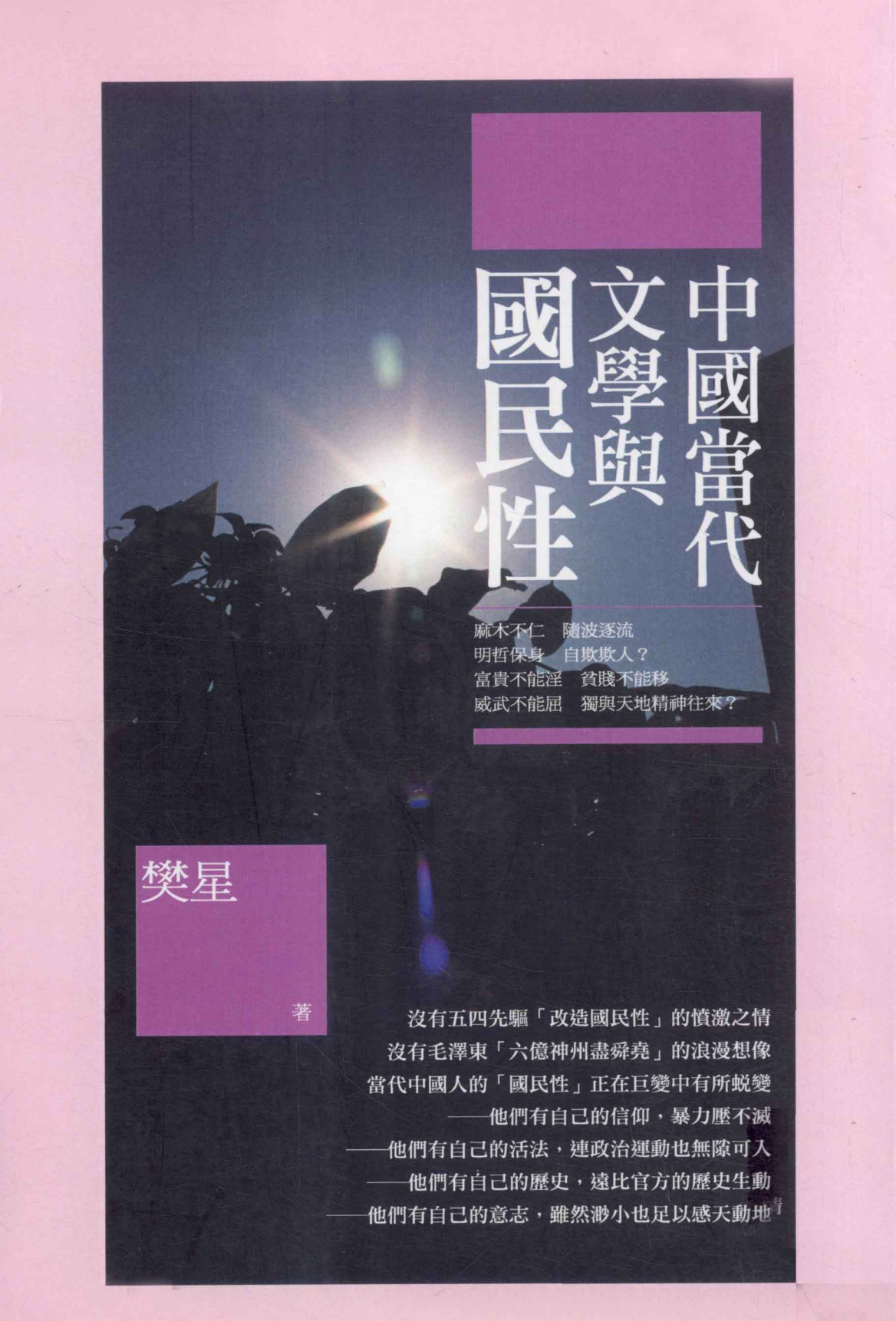




中國當代 文學與 國民性

麻木不仁 隨波逐流
明哲保身 自欺欺人？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樊星

著

沒有五四先驅「改造國民性」的憤激之情
沒有毛澤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浪漫想像
當代中國人的「國民性」正在巨變中有所蛻變
——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暴力壓不滅
——他們有自己的活法，連政治運動也無隙可入
——他們有自己的歷史，遠比官方的歷史生動
——他們有自己的意志，雖然渺小也足以感天動地

中國當代 文學與 國民性

樊星

著

中國當代文學與國民性

作者 / 樊 星
策 劃 / 韓 晗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楊尚葵
封面設計 / 蔡瑋中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年7月BOD一版

定價：49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樊星

開始關注「國民性」的話題，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那時，因為高曉聲的《陳奂生上城》、韓少功的《迴聲》、張賢亮的《土牢情話》等作品的轟動效應，也因為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裏，重溫魯迅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論述再度成為思想界、文學界的熱門話題，我開始注意「國民性」問題：麻木不仁、隨波逐流、明哲保身、自欺欺人……這些「劣根性」為什麼綿綿不絕？「文革」那一幕歷史悲劇中，這些「劣根性」有了怎樣的新表現？

但很快，我就讀到了李準的《黃河東流去》、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劉紹棠的《蒲柳人家》、張承志的《北方的河》、賈平凹的《商州初錄》、矯健的《河魂》、阿城的《棋王》……那樣一批謳歌民魂的篇章，並且被隨後高漲的「尋根」熱潮所吸引。這一切，使我對「改造國民性」的話題產生了質疑：按照什麼模式去「改造國民性」？真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來個「全盤西化」，可能嗎？有必要嗎？

因此才發現了「國民性」的複雜與一言難盡。

因此才有了探討「國民性」的複雜的濃厚興趣。

這樣一來，進一步發現了「國民性」中「劣根性」與「優良傳統」的水乳交融、魚龍混雜——儒家文化既培育出繁瑣的「禮教」也薰陶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道家文化中既有「反智」的思想也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氣概；佛家文化既有「四大皆空」的歎息也造就了「普度眾生」的聖人……所謂「優」，所謂「劣」，原來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境（環境，還有心境）而異。

這樣一來，還發現了「國民性」與「地方性」、「個性」、「人性」的彼此關聯、難以分割：在「無湘不成軍」、「無徽不成商」、「無紹不成衙」這些俗語中，已經昭示了「國民性」的豐富多彩，難以一概論之。在那些個性鮮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高僧）、軍事家、文化人、商人、民間高人的個性中，我們常常可以感受到他們與傳統文化之間有繼承也有摒棄、有改造也有發揚的複雜關係。而在林語堂先生關於「我們要發覺中國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中國人民，固有他的偉大，也有他的弱點，絲毫沒有邈遠玄虛難懂之處。中國民族之特徵，在於執中，不在於偏倚，在於近人之常情，不在於玄虛理想。中國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塗了事。凡此種種，頗與英國國民性相同」和「英國與中國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著的成績……中國人卻缺乏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的論述中，還有陳寅恪先生關於「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性習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然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羅馬。其家族制度尤同。皆以男系為本……稍讀歷史，則知古今東西，所有盛衰興亡之故，成敗利鈍之數，皆處處符合」的論述中，以

¹ 《翦拂集·大荒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一五二、一五三、一六二頁。

² 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七頁。

及辜鴻銘先生在〈美國人的心態〉一文中關於「為何我們中國人和美國人能夠聯合起來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也像美國人一樣是一幫孩子。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美國人存在著下述區別；我們中國人是一幫孩子，可她是一個偉大的擁有三千多年文明歷程的民族。而美國人則是一個偉大的但其文明歷程不足半個世紀的民族」的論述中，在錢穆先生關於「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的高見中，還有錢鍾書先生關於「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思想中，我們都能讀出先賢對於「國民性」的重要發現：中國文化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人為什麼善於兼容並包其他民族的文化？答案也許就在於：因為中國人的生命意志、文化品格，本來就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人的某些「劣根性」，其實也是「人性惡」的證明——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造神」狂熱與納粹德國的「造神」狂熱沒什麼不同；日本法西斯殺人的瘋狂也與中國歷史上那些惡魔草菅人命的悲劇如出一轍。

也是以這樣的眼光去看伴隨著當代政治崛起、經濟騰飛再度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潮，才會發現「國民性」正在巨變中有所蛻變：當代大多數人「已經沒有了『五四』先驅們『改造國民性』的憤激之情，沒有了毛澤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浪漫想像，而是對民眾的獨立意志的獨特理解——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暴力壓不滅；他們有自己的活法，連政治運動也無隙可入；他們有自己的歷史，遠比官方的歷史生動；他們有自己的意志，雖然渺小也足以感天動地！」另一方面，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許多不文明習慣、不健康心態以及層出不窮的許多社

³ 《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二二〇、二二五頁。

⁴ 《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版，第二〇五頁。

⁵ 《談藝錄·序》，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一頁。

⁶ 參見拙文：〈新時期文學與「新民族精神」的建構〉，《文學評論》二〇〇九年第四期。

會矛盾也使「劣根性」以空前可怕的規模擴散了開來！對於無視法律的貪官污吏、居心叵測的奸商捐客、為所欲為的流氓地痞、投機取巧的市儈小人，開放的環境是「大撈一把」的大好時機！因此，我常常說：「思想解放」的另一面是「為所欲為」；「個性解放」的另一面是「我行我素」。

因此，我想與「改造國民性」的旗幟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閱世與讀書的過程中，努力探討、揭示「國民性」問題的複雜性，在自己的筆下寫出當代文學的多重主題來：既寫出「改造國民性」的不易，也寫出「理解國民性」的必要，還寫出「國民性」的混沌、多變、根深蒂固又與時俱進。

這，便是本書第一輯的基本主旨。

第二輯收集了幾篇研究文學中的神秘主義思潮的文章。

中國文化中，神秘主義占了相當的比重——從陰陽五行學說到「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思想和求長生、得道成仙的道教觀念，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儒家信念到「天意從來高難問」的士大夫喟歎，從薩滿教的泛神信仰到禪宗的神秘體驗，還有關於命運、術數、巫術、風水、鬼神、氣功、經絡、面相、算命、緣分、直覺、感應、偶然、讖語、擇吉的種種說法……有的是迷信，有的則是科學解釋不了的無情事實。而即便是迷信，也由於歷史的機緣，在文化的長河中塑造了人們的信仰、道德、感情與行為方式；在敬天地、信鬼神的情感中，不僅透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孕育出從《搜神記》、《西遊記》到《聊齋志異》這些文學名著；在求長生、得道成仙的信仰中，也催生了不少絕非荒唐的養生術……雖然，一直有所謂唯物主義思想家、科學家在努力破除著神秘主義的神話（他們的努力也結出了可觀的思想與科學的成果），但宗教的生命力之長久以及許許多多神秘形象得不到科學的破解，仍然使神秘主義文化深入人心。作家們瞭解生活，瞭解人心，瞭解文化，就必然會寫到這些神秘現象。何況，他們中許多人從來就深信：世界的本質是神秘。文化的本質是神秘。人生的本質也還是神秘。對世界、文化、人生的探索，遲早會與難以理喻的神秘相遇。而現代主義思潮的非理性內核，不就是神秘主義的另一個說法嗎？

而當代人在飽嚙了僵化的理性主義教訓之苦以後，一旦與在民間根深蒂固的神秘主義邂逅，自然會體會到新的思維、新的氣象。無論是宗教的復興，還是探尋文化奧秘（如「神秘文化熱」），也不管是發現天機莫測，還是頓悟心靈的奇蹟——都顯示了神秘文化復興的感召力和人們爭相遠離僵化的理性主義的思潮。神秘主義因此值得關注。

說到我自已，雖然從小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卻不知為什麼對於那些鬼故事充滿好奇。後來下鄉當知青，經歷過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以後，開始漸漸對神秘主義有了關注，並在讀書的過程中時時留意。一直到後來寫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並在給我的學生們講當代文學思潮時特別提到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一批作家——賈平凹、韓少功、馬原、格非、蘇童、范小青、馬麗華、陳忠實、高建群、遲子建……這個話題常常引起大家特別的興趣，並引發他們對我講述他們生命中那些不可思議的奇特經歷。於是，我確認這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話題。

也許是因為我的學術興趣太廣泛，所以我沒有因為對神秘主義有興趣而沉迷其中。我明白：僅僅研究神秘主義是不可能瞭解當代文化思潮的全貌的。我對一切文化思潮以及它們之間的碰撞、交匯、消長，都充滿興趣。

一本書的結集是一段學術生涯的小結，也是新的研究的起點。熱心的鄭伊庭編輯囑我寫一篇序，於是，就有了上面的文字。在此特別對促成此書出版的蔡登山先生和我的博士生韓晗也表示感謝！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珞珈山麓

目次

自序 探討「國民性」的複雜與神秘	i
------------------	---

第一輯 當代文學與國民心理

遠離啓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3
從「改造國民性」到理解民族性	1
「啓蒙的終結」與作家的批評立場	2
從「新啓蒙」到「再啓蒙」	2
「改造國民性」的另一條思路	5
新時期文學與「新民族精神」的建構	5
當代文學對「國民性」的新認識	3
當代文學中的「農民性」問題	3
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流變	3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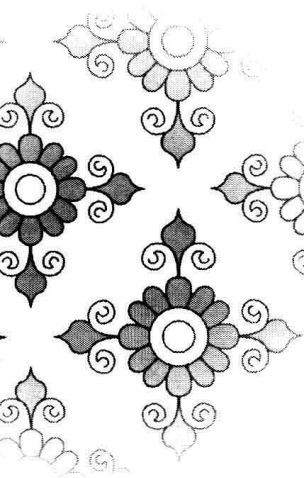
大陸當代文學與神秘文化

革命浪漫主義的精靈	1
「新史詩」、「新經典」與「新尋根」思潮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4
當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義」	6
三十年來中國作家的政治關懷	7
關於國民性的筆記	8
神秘之境	2
當代神秘潮	3
叩問宗教	5
「新生代」文學與傳統神秘文化	7
當今女性文學與神秘主義	9
當代陝西作家與神秘主義文化	1
賈平凹：走向神秘	1
范小青與當代神秘主義思潮	3

「風馬牛也相及」的故事	3
關於文學與薩滿教的筆記	3
	5
	3

第一輯

當代文學與國民心理



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啟蒙，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從「五四」運動呼喚「科學與民主」到「文革」以後以破除「現代迷信」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所謂「新啟蒙」），作為現代化開路先鋒的知識份子前仆後繼，譜寫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也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兩次現代啟蒙運動的終結？

在當代學界，關於世紀初啟蒙運動的終結，有李澤厚先生關於「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曾經在一九八〇年代影響巨大。這一學說既總結了歷史的教訓，也為當代「新啟蒙」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在總結、反思一九八〇年代思想遺產的浪潮中，一批深受現代西方「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學者宣告了「新啟蒙」的終結，其中，張頤武的有關論述是很有代表性的：「海子之死加上八九年中國美術館的槍擊事件構成了整個時代的背景：新時期那套話語的合法性終結，不僅因為政治變動，而是時代本身發生了轉變。啟蒙的，現代性的話語原來的意義已經枯竭。『後新時期』是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多元話語形成的時期……精英文化既喪失政治合法性，又喪失文化合法性」，因此只好「放棄整體目標，放棄啟蒙的任務」。這

引自袁幼鳴：〈詩人何為——九三中國「二十一世紀新空間」文化研討會綜述〉，《鍾山》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樣的說法為許多青年學子所認可。

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到了二十世紀末，又是商業化（其實也就是現代化）壓倒了啟蒙。如此說來，啟蒙的影響力為什麼那麼有限？一個可能的答案也許是：啟蒙是知識份子的事業，而知識份子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一直是少數。以少數人的吶喊去改變多數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常常不那麼容易。（雖然知識份子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扮演了不斷改革、改善人類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嚮導角色。）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實矛盾的錯綜複雜，常常只有在時過境遷以後才漸漸顯示出來。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九八〇年代，是啟蒙浪潮再度高漲的年代。但是，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啟蒙只是其中的一元。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啟蒙主張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具有虛無主義色彩的現代主義的衝擊。

作為一種追求文學創作新思維的文學思潮，現代主義一開始似乎只是以新的觀念、新的手法引人注目的。從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人」和以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為代表的「新潮小說」開闢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新空間。與此同時，虛無主義的浪潮也隨著文學新潮一起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視野，動搖著長期以來佔據了主導地位的樂觀主義世界觀——在北島的〈一切〉中，充滿了悲涼的歎息：「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一切語言都是重複／……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這首詩曾經觸發了舒婷的〈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呼籲都沒有迴響；／不是一切損失都無法補償；不是一切深淵都是滅亡／……不是一切心靈／都可以踩在腳下，爛在泥裏；／不是一切後果／都是眼淚血印，而不展現歡容」，可舒婷也寫出過十分無奈的詩篇〈牆〉：「我無法反抗牆，／只有反抗的願望。」「我是什麼？／它是什麼？很可能／它是我的漸漸老化的

皮膚，／既感覺不到雨寒風霜，／也接受不了米蘭的芬芳。／還有可能／我只是株車前草，／裝飾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縫裏，／我偶然，它必然。」還有「童話詩人」顧城，也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寫下了這樣的悵惘：「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領到蠟筆／沒有得到一個彩色的時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這些傷感而無奈的歎息，在啟蒙思潮高漲的一九八〇年代也並不稀少。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應該都還記得，記得潘曉的歎息——「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記得那些引起過爭議的電影、劇本和小說《苦戀》、《在社會的檔案裏》、《假如我是真的》、《飛天》中那沉重的絕望，記得報刊上關於「信仰危機」的討論……其中有對於苦難歷史的悲歎，也有對西方虛無主義的認同。儘管這種虛無主義的情緒常常受到「主旋律」的批評和打壓，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煙消雲散。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隨著「新潮文學」的進一步風起雲湧，以韓少功的《爸爸爸》、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等作品為代表的「新潮小說」和以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報》、安徽《詩歌報》共同推出的「中國詩壇一九八六現代詩群體大展」為代表的「現代詩」潮流，不約而同地強化了虛無主義的時代主題。一直到「新潮小說」退潮以後，緊跟而上的「新寫實小說」仍然繼承了虛無主義的主題，以一批描寫「煩惱人生」無邊苦悶的作品表達了對虛無主義的認同。如果說，「朦朧詩」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還散發出「小資情調」的氣息，那麼，「新寫實小說」則充分宣洩了老百姓生活的苦悶與無奈。劉震雲的《一地雞毛》、池莉的《煩惱人生》寫出了「活著」的煩惱與無意義；方方的《風景》、余華的《現實一種》解構了「家」的溫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殘酷；蘇童的《妻妾成群》、《紅粉》消解了「女神」的神話，剖析了女性心理深處的陰暗；他的《刺青時代》、《黑臉家林》和劉恒的《逍遙頌》、《黑的雪》則質疑了「童心」的傳說，還原了少年的喧譁與騷動……一時間，虛無主義的浪潮大漲。雖然從文學創作手法的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是對於「新潮小說」的反撥，同時也是對於現實主義的回歸，但從格調和精神這個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明顯繼承了「新潮小說」的虛無主義內核，並以更加驚世駭俗、更加審醜溢惡的風格將那